

梁鸿持续书写故乡

在不可言说中翩然起舞



《山中取食记》马守仁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十年前非虚构写作在大陆文学界横空出世,伴随着强烈的“纯文学焦虑”——以虚构为核心、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已无法与社会公共议题对话、无法回应今天的变局,无法建立与时代真实的关联。虚构的文学失血过多,转而乞求非虚构。而今天的情形是,非虚构不断吞噬其他文类:报告文学、散文、社会学调查、甚至社科领域的专业著作(比如史学家王笛一系列新文化史、微观史方向的作品)等,都会被归到非虚构名下。那么,面对非虚构的无远弗届,“文学”还能提供什么?携带着上述疑问,我开始读《梁庄十年》。

“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她们或者因为天生丽质,或者因为特立独行,或者因为作出的选择超出一般人理解力,而变成了“灰色的存在”。《梁庄十年》第二章书写一组梁庄女性生命史:燕子有着惊人的美貌和道德瑕疵的恶评,在风言风语中退学离乡。春静忍受多年家暴却不离婚。小玉因为逃婚,成为梁庄最早一批进城打工的女孩,与丈夫年龄相差二十多岁,“我是有功利目的,看上他的北京户口了,有房子,有正经工作,还能做生意”……仅从以上简述中似乎可以概括出多种流行主题:道德批判,基于性别立场反思传统偏见对女性的压迫,“五四”式的乡村启蒙,人道主义的怜悯……《梁庄十年》特殊之处正在于,拒绝以任何一种主题(不管是主流的抑或激进的)来垄断对女性生命故事的解释。

64岁的吴桂兰是清洁工,工资微薄且“半年一发”,靠“每天捡东西”贴补家用,照顾瘫痪的丈夫18年。然而每天清晨,在垃圾车的旁边,在路的中央,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吴桂兰翩然起舞,这是全书中最为华彩的段落之一——

一缕朝霞突然照射过来,整条街瞬间从黎明前的微暗朦胧变得明亮灿烂;正在跳动的她被笼罩在舞台般的强光里,身上杂乱破败的颜色幻化成华丽耀眼的色彩,脸上的沟壑清晰深刻,恍如一只苍老的鹰,在倔强地飞翔。

我们对于清洁工有固定印象。清洁工和优美舞姿之间是无法调和的,而在种种无法调和的共识规训下,文学以及我们的认知就被规约成对艰辛生活的浓墨重彩而无法伸展到她们完整的生活世界与精神处境。梁鸿在这一篇的结尾写道:“她兀自舞着,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反过来说也可以,吴桂兰以“自己的力量”,照亮了独特而不间断的舞姿。梁鸿撬开滞重的现实与身份外壳,她展现梁庄女儿们一个又一个的舞姿,即便在生活的重重围困中,她们的心灵并不枯竭,依然活跃,充满着各种复杂的流向,而任何一种流向,都代表着绝望中打开生活可能性的一种尝试。

梁鸿对吴桂兰跳舞的华彩描绘,让我想起朗西埃注意到福楼拜精准地将笔触探入包法利夫人感觉的微观层面:“阳光下小波浪上的蓝色水珠或被风扬起的缕缕灰尘。这正是人物感受到的东西,也是引发他们福祉的东西:感觉的纯粹水流。”(《文学的政治》)在对微观感知的关注中,福楼拜遵循了构成文学的原则,朗西埃也由此以“感性重新分配”来揭示文学的意义所在: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混乱;什么可被表现,什么不可表现;谁具备能力言说,谁被指认为沉默的大多数……森严的对峙清晰可辨,而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拆解、反思感觉结构背后看似天然的配置原则与分界线。将梁庄女儿们贬入“灰色”“不可言说”的深宫,不仅是不人道的乡土舆论环境和道德传统,也有被“再现的重负”压垮的审美体系。我们的阅读期待和流行认知,大抵视梁庄女儿为残缺、不幸、受苦受难的人物,实则只看到提线木偶,看不到活生生的行动者及其经验。回应前文疑问:在形形色色的非虚构类型中,文学还能提供什么?梁鸿以自己的尝试作出了回答:文学胀破种种固定的想象,不断以陌生的眼光打量世界,在不可言说中翩然起舞。

作为梁庄女儿,梁鸿持续书写自己的故乡已有十年。与此前“梁庄系列”不同,我在阅读新作的过程中找不到“把手”,怀旧或悲情,启蒙或田园牧歌,人道主义怜悯或社会批判……《梁庄十年》无法被导入任何一种惯常“上手”的解读模式。《中国在梁庄》中都是问题化的人,比如都是事件性的人。我要把梁庄女性的日常存在状态写出来,而不是让她们仅仅存在于事件中。”(梁鸿语)史学家沟口雄三打过一个精彩比喻:如果要研究鱼,有很多方法,可以把鱼一条一条捞离水面,但也可以不要把鱼捞起来,而是你自行潜入水底,去观察鱼在水里面游弋的姿态,鱼跟鱼群构成的关系,鱼跟周围的动植物构成的关系,当鱼群生息的水底生物链展现在眼前,我们才看到了历史。《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将这段话与《梁庄十年》结合,获得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尽量不带成见地去观察他人和世界,“自行潜入水底”;同时眼光不能只盯着体形庞大、样貌特异的鱼,汲汲于代表性或事件性而轻慢了“日常存在状态”。其实应该这样说:水底哪有一条普通的鱼?日常状态中的普通人以具体而微小的方式回应着时代滚滚洪流,身上都负有着不普通的生命故事,闪烁着独有的锋芒和光泽……

(《梁庄十年》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1月)

在春风里 在书香里

《百年好合》:平凡人生的细碎光芒

生活往往是没有理由的,你越是深究,便越是难受。它欠了我们的,未必都能还清。在这部小说集温情叙述之下,体味平凡人生的细碎光芒。《百年好合》有柴米油盐中渗出的温情;《咕咾肉》是发人深省的现代寓言;《奶妈》讲述失去孩子的困苦母亲的故事;《去日留声》记录下动荡年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青春回响。

(滕肖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药水弄往事》:她走出被“嫌弃”,展开新生活

《药水弄往事》讲述了苏北姑娘宋没用跟着父母初到上海药水弄生活的故事。宋没用生于上世纪20年代,因为是个女娃,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没用”。可就是这样“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了终……故事终于宋没用走出药水弄,展开新生活为止。

(任晓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女工绘》:蓬勃的青春,人性的光华

她们结束了上山下乡的生活,走进煤矿,当上了矿场女工。青春的光华到哪里都会闪亮,她们的到来使古老沉寂的矿山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青春总是伴随着爱情,她们的爱情是顽强的,一如向上的生命不可遏止。

女主人公华春堂正值韶华突然香消玉殒,该形象所显现的不屈不挠、勤谨务实又不过温情和生存智慧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她们的日常与努力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原是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作于1832年的一幅名画,那时阿尔及利亚刚被法国征服不久;而一个半世纪后,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已二十年,那些在独立战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她们尚需作出哪些努力去拓宽生存空间?阿西娅·吉巴尔将画作名拿来作为书名,用一篇篇相同背景的精彩故事,讲述了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生存经验和困境,反抗与服从,社会对女性的严苛,以及动荡不定的女性地位。吉巴尔的小说扰乱了对立面的严格逻辑,以寻求超越宏大叙事的空间;她刻意将人物与实践混淆,借此强调小说主题的无时代性,尤其是那里的女性需要面对的困境、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语言和写作的救赎力量。(阿西娅·吉巴尔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季便当II》:美食与记忆,温柔的生生之滋味

《四季便当II》是吉井忍口碑佳作《四季便当》姊妹篇,写食物里的生命故事与季节流转。本书继承《四季便当》基因,秉承日式料理传统,选用中国当地当季食材,是一本契合当下城市生活多元形态的便当书。书中介绍27道纯正和风便当的做法和作者的相关个人回忆,如:《草饼便当:日本“踏青”回忆》《什锦散寿司:女儿节“定番”》《味噌炸猪排:高中最后的便当》《关东煮便当:“家”的象征》等,一段段与食物相关的记忆,经时光浸润与人生况味的糅杂,生发出无限温柔蕴藉的生生之滋味。(吉井忍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的人性光华令人动容。小说以华春堂找对象的曲折过程为主要线索,连缀起多位女工的不同命运,写她们蓬勃的青春,写她们不灭的爱情。(刘庆邦 著 作家出版社)

《新女性写作专辑》:对“女性写作”的重新理解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是《十月》杂志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批评家张莉共同推出的写作专辑,包括张莉、贺桂梅两位学者对当代“女性写作”的理论与创作梳理,翟永明、林白、叶弥、乔叶、孙频、文珍、淡豹、周瓚、玉珍等十三位女性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新作。

这些女作家涵盖了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等各个代际代表性作家和诗人。书中作品以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中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她们的日常与努力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原是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作于1832年的一幅名画,那时阿尔及利亚刚被法国征服不久;而一个半世纪后,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已二十年,那些在独立战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她们尚需作出哪些努力去拓宽生存空间?阿西娅·吉巴尔将画作名拿来作为书名,用一篇篇相同背景的精彩故事,讲述了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生存经验和困境,反抗与服从,社会对女性的严苛,以及动荡不定的女性地位。吉巴尔的小说扰乱了对立面的严格逻辑,以寻求超越宏大叙事的空间;她刻意将人物与实践混淆,借此强调小说主题的无时代性,尤其是那里的女性需要面对的困境、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语言和写作的救赎力量。(阿西娅·吉巴尔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季便当II》:美食与记忆,温柔的生生之滋味

《四季便当II》是吉井忍口碑佳作《四季便当》姊妹篇,写食物里的生命故事与季节流转。本书继承《四季便当》基因,秉承日式料理传统,选用中国当地当季食材,是一本契合当下城市生活多元形态的便当书。书中介绍27道纯正和风便当的做法和作者的相关个人回忆,如:《草饼便当:日本“踏青”回忆》《什锦散寿司:女儿节“定番”》《味噌炸猪排:高中最后的便当》《关东煮便当:“家”的象征》等,一段段与食物相关的记忆,经时光浸润与人生况味的糅杂,生发出无限温柔蕴藉的生生之滋味。(吉井忍 著 上海三联书店)

通向母亲的路

林颀

活,十七岁时嫁到闾家,一辈子都在劳作中度过。在《她们》里,作家特意讲述了“劳作”的意涵。他说,把女性的劳动称为“劳作”,是汉语丰富奇妙的表现。在“劳作”中,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出苦力,回到家还有烦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烧饭、洗衣、缝补、带孩子,烧好了饭,一碗一碗地给老人、丈夫、孩子们端过去。吃完了再一碗一盘地洗好摆在灶房内。所以称呼女性的劳动为劳作,表明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烦琐。

中国普通女性,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女性。相比林妈妈和闾妈妈,杨妈妈的童年要幸福得多。身为药店老板的女儿,家境殷实,她有机会上学,婚嫁的对象是斯文体面的军官,只是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总是拨弄人的命运。想起平如美棠,秋园和平如美棠那么幸运,无法厮守到老。《秋园》的笔致素淡,沉静中有暗流汹涌。秋园46岁时,恩爱的丈夫死了。秋园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女儿因急病去世,不久以后,她还要面

对另一个儿子的身故。三部作品,无一例外,她们的经历都很苦,锥心刺骨,泣血嚎啕,擦干了泪,她们仍是母亲,仍是家庭支柱,倔强地活下去,挣得自己的活法。

《山中取食记》:51道素食之美洋溢自然之趣

马守仁,茶禅文化学者,在海外弘扬和推广中华茶道文化。20多年里,马守仁在坐禅烹茶之际,点瓜种豆,躬耕山林,采摘当季菜蔬、花果。参以古代食谱诗文,以传统料理方法进行烹饪,充分发挥食材的本味,用一道道素食,传达出惜物的生活理念;同时采用精致合度的盛器,巧妙的装盘配色,将料理的色香味呈现出来,传达了饮食礼仪的重要性。

《山中取食记》是马守仁的一份“山居素食菜单”。书中收录了51道素食,篇末均附有相应食谱,且图文并茂,精选的上百幅图片,洋溢着醇厚之美与自然之趣。(马守仁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四季便当II》:美食与记忆,温柔的生生之滋味

《四季便当II》是吉井忍口碑佳作《四季便当》姊妹篇,写食物里的生命故事与季节流转。本书继承《四季便当》基因,秉承日式料理传统,选用中国当地当季食材,是一本契合当下城市生活多元形态的便当书。书中介绍27道纯正和风便当的做法和作者的相关个人回忆,如:《草饼便当:日本“踏青”回忆》《什锦散寿司:女儿节“定番”》《味噌炸猪排:高中最后的便当》《关东煮便当:“家”的象征》等,一段段与食物相关的记忆,经时光浸润与人生况味的糅杂,生发出无限温柔蕴藉的生生之滋味。(吉井忍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秋园》林颀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最近读了三本书,都与母亲有关,一时心绪难平。分别是林贤治的《故园》、阎连科的《她们》、杨本芬的《秋园》。《故园》和《她们》都是回忆家乡旧人旧事的散文集,写母亲的部分写得最好,最深情。《秋园》是一部传记体小说,六十来岁的女儿,想起往事,想要为母亲这样的中国普通女性立传。

三位母亲,各有生路,可是,只要把三部作品放在一起,就会发现高度的重合。她们生于民国,经历战争,小家如小舟,风浪里四处颠簸;后来,好不容易有些安定,接着就碰上吃不饱的岁月,她们羸弱的肩膀必须担负全家老小的生计,苦啊,熬啊,天灾人祸实在太多,艰难日子望不到头。月落日升,那年那月,人生的光亮,怎么就那么稀薄,她们就像植物,有着天然的向光性,仍然亮堂堂地活着,她们全部高寿,活成了老灵魂。

林妈妈是土匪的女儿,七岁丧父,九岁做了林家的童养媳,每天都要上山砍柴,要学着操持家务。闾妈妈不到一岁就丧母,因为父亲再婚,她只能和傻子叔叔一起过

